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文子纘義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貢生臣郭墉

謄錄舉人臣楊焔

提要

文子纘義十二卷　　道家類

臣等謹案文子纘義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嘗為道士於武康計籌山之昇元觀其事蹟不見於志乘諸家書目亦多未載此書之名惟考牟巘陵陽集有為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籌峯真率錄序稱洞微先生祖

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宫錫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實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宫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為理宗時人矣文子一書詞深義隱必藉訓釋以行自北魏以來為之注者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暹及元注久亡靈府注雖僅存亦大半闕佚不備道堅因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蹟慕其為人因

裒輯衆解申以己意特為纘義一書其於道家微旨頗見領悟故詞意雖若平近而於文子晦奥之義多能疏通抉摘令讀者無鈎棘之患又所引舊說雖不標姓名而宋以前諸家之注湮没不傳者實可藉以考見一二其有裨於本書者不少自元以來傳本甚稀獨永樂大典各韻中載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義七篇首尾完備惟道

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纘義原本失載或為永樂大典傳寫所佚或道堅原未及注均難臆度今姑因其闕而仍各録其本文依篇分析釐為十有二卷書中所載字句與今世所傳明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如符言篇求為而寧求為而治句明刊本作無為與上下文義全反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誤作足字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

句明刊本作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又微明篇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内句明刊本見字作先又下德篇帝者體陰陽即侵王者法四時即削二句明刊本於帝者王者下並衍不字均訛誤不可解不如此本之明順又符言篇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者能之二句明刊本脱下一句又能成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刊本脱去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

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皆可以證明刊本之誤其他文義兩通者尤不可勝數蓋道堅生當宋季猶及見諸家善本今本書雖久為後人所譌誤而幸此遺編尚在得據以訂正其是非是尤可為寶貴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子纘義原序

禹受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顏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强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吴而計然亦去楚閒道適越耶不可考矣

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實恬静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遯世雖嘗領閒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字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眞山林一大竒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畧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原缺二字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

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於鞭箠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壟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秖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旨又稡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泬寥虛閒胸中繫累雲

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峰望

玄墟求鴟夷子所以泛湖之處陵陽牟巘撰

文子纘義卷一

宋 杜道堅 撰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无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禀受無形原流泏泏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

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

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禀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

無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揺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

物之當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易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

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

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

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

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

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

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

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

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惟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

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

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

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

者少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虚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論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虚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氾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

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積成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内也得其内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强踈達而不悖堅强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而不求報富

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

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

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隂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饑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

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徳夫无形大有形細无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无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壯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

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

蹎蹎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畸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世俗

文子纘義卷一

文子纉義卷二

宋　杜道堅　撰

精誠篇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内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悦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

無寃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絶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纘義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

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

見黄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榖生河不滿溢海不波

湧

纉義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内著氣感於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

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强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纘義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

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返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為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纘義人之生也受命於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為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

和而未嘗死生夫是之謂真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太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纘義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為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太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案明刊本萬物下多一而字疑衍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太和者闇若醇醉而甘卧案明

刊本醇作酏考類篇醇酏二字通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纘義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含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為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

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纘義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黄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捐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

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以長生

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洲抱圓天隂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黄帝要妙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

消滅也

纘義六紀將終二皇不作而後天皇氏出當此之時大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為矣觀象制器結繩為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冶金為釜庖生為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而不以為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為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

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案刊本作體君臣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纘義道德之於五常隂陽之於五行一也知日月代

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絶聖棄智絶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絶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脩道德案刊本作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

此聖人之游也

纘義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偽鮮不喪於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

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覩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纉義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覩志役於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况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

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纘義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恩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

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纘義天埀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噞政苛民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静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内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内神氣動於天也

纘義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孚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葢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於内則神氣動於天人心虚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隂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

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纘義陽燧召火非日不燄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為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刼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

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猶射者也於此豪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纘義表正影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為身本則知君為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刧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精誠別

於內好憎明於外刑罰不用而姦邪服本根旣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纘義石藴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內形諸外

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實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强

為之形以一句為名[案刊本一句作一字]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賢[案刊本至賢作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

纘義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為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為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賢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纘義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以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臯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

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纘義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

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則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纘義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宏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王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元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纘義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避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於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纘義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為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為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匠人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扃鐍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纘義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為而為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已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愔於中

發於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

纘義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

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為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而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辛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

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纘義困知强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趎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趎恥聖道而獨亡乎已於是托業於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衞生之經明照海内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强立功可强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内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

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纘義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别矣夫至人視民猶已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説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當

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讁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

纘義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於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於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可不慎歟

文子纘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文子纘義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貢生臣郭　墉

謄錄舉人臣秦　檏

文子纘義卷三

宋 杜道堅 撰

九守篇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

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
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
於天也骨骸者所禀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
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
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
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

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

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

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

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隂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㢢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无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

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静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内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内

之内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

體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

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

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

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虚靜為主虚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虚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蓄懐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

者倨傲陵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
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
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
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
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
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
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
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

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
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
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
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
雨行强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强梁之地故不
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强梁之氣執
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

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兆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

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内樂外不以外樂内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

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

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沈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内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瑕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

守其宗心意專於内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為

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眞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文子纘義卷三

文子纘義卷四

宋　杜道堅　撰

符言篇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纘義符以示信言以達誠者也世有謂符命符璽

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髙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性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即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纉義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違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故治不順理功不揜責事敗滅身信不誣矣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為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求為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案明刊本作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今考此條纉義云夫求為寧者寧失即危求為治者治失即亂似正文不當作無為

矣與明刊本可以考異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纘義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為寧者寧失即危求為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剥身角美而死殺未有不由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而從案明刊本而作以不知道者福為禍天

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知言知病也案明刊本作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纘義天為蓋無不覆地為軫無不載天地之於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五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

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案明刊本作反為自禍得在時不在争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争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纘義天地人物更相盜為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戴主亦能悖主夫上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於末流未有不自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争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

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纘義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愼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

强兵共殺之

纉義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强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纉義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

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已而得矣

纘義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虧盈

圓鈌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纘義信已何求非已何憎德行由已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已為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案明刊本挫作剉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

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内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遣退之於衰案明刊本無遣字　關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纘義貪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内無奇福外無奇禍與

天為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覬勸即生貴覬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材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纉義為善不求福而福至為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閒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於累矣

纉義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有欲

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愛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於巳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案明刊本其作以）必以卑辭幣殫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説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内修道德修其境内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名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

全之道必利之理

纘義事人以寶幣者幣殫而欲不厭結交以卑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内修道德上下一心則可以守社稷保人民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内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

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説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纘義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為皆天欲勝則所為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為況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則在己者得（案原本已作内纘義雖云在内者得然究於文義未順今據明刊本改正）而衺氣無由

入適其外者傷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纘義眞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内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絶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内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

至得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案明刊本得作德嵬然作嵬然）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纘義聖人明照海内而民不昏富藏天下而民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與故無公取不

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浮雲乃可以全其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纘義素隱行怪君子不為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

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惟德是與福之至非己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於德案明刋本於作其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纘義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道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人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纘義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

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為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禄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禄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纘義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禄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

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案明刊本作猶不聞與不問）

闇聾之比于人也

纘義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己於人非言不達通人於己非言不聞言其神矣乎能不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

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案明刊本於作之纘義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

有厚禄者徵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纉義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懐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並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纘義圓顱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為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為非案明刊本為字下多一於字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案明刊本不時而退作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纘羲受命于天賦形為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所遭於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為善福無必得不為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案明刊本道字下多一德字）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

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案明刊本作二氣者可道己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案明刊本二至字皆作生字學敗於官茂案明刊本學作宦似誤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纘義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於其身氣逆乎時則賊於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已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憂解之

愚且瘉之病哉能慎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汚而異泥者

纘義不曰舉枉錯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與直是拔小人而歸於君子何不得乎舉直與枉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汚異泥處小人之道和而不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

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案原本脱天字地誤施從刊本改正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饑

纘義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則天地不交人民疾饑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人明於分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纘義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隋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案明刊本作必勝者也）能勝敵

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案明刊本作成大勝者也無惟聖人能之句

纘義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强得人力也然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强何由霸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强故能勝不若己者

至於若於已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文子纘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子纘義卷五

宋　杜道堅　撰

道德篇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

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産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

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

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

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

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

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

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末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則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

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

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

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

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効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猒雖絶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

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

剸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

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

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絶義未滅也仁雖未絶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

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

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踈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

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

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

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纘義卷五